

简

碧 落

秋来。豆角叶黄。洗碗时揪一把,一擦一涮,净。

豆角老了。摘筋,一团,洗锅。优于丝瓜络,更筋道。

丝瓜络洗澡。它们不伤我肉皮,也不伤铁锅体。

用尽,随厨余一同入土。化作春泥,生命重启。

厨余并不多。开水冲油碗,是一种汤,人或狗或庄稼都喜。

油也不多,吃得清淡。

庄稼也不多。两畦豆角,一畦黄瓜,三五棵玉米,七八株辣椒。

丝瓜今年净开谎花,只吃得两条,收不到新丝瓜络了。旧瓜络更省着用。

杏却丰收。熬许多酱,寄与各处友。存着的空罐头瓶与快递纸箱,都派上了用场。

家里派不上用场的物件,好像没有。一个破荷叶,一根枯草根子,都是值钱的。探春语录。

我曾在崂山、苏尼特草原、青藏路上、三江源头和很多地方捡过塑料瓶、袋及烟盒。那些时候有大愤怒,盖过悲哀。

“我家基本是不产生垃圾的。有机物埋入园里堆肥。有限的无机物才丢垃圾箱。”我考报社,面试时述。

住楼房总有悲伤:无园无土。厨余不好打理。阳台花盆是远不够的。那就尽量缩减日耗,尽量再尽量。

洗衣同时必定拖地,须二次利用水冲拖把。我家一纸三生。擦过嘴的面巾纸,藏入纸盒,再擦一次灶与油烟机。再藏入另一纸盒,用待擦狗的溺。

少做。少食。养生无非——口中话少,腹中食少。

少用冰箱。冰箱从大的换成小的。空了最好。

避免厨房纸巾、保鲜膜。尽可能避免带包装的果蔬熟食。避免方便面。杜绝独立包装零食。

不用一次性纸杯的人,当然不烤纸杯蛋糕。也不用油纸、裱花袋及蛋挞模。木刻老月饼模子,倒是备着一个。

油盐酱醋,尽可能选玻璃罐装的。

十年用不完一瓶洗洁精。那味儿闻了头疼。永弃不用。

携二饭盒上市,分装豆腐豆芽馒头大饼。布兜儿买菜。我的菜兜儿美得很,都是名画,特意定制的。这才是轻奢。

买鸡蛋我用柳编篮儿。人见人爱。

白衣溅了油点茶渍,直接上图——用丙烯颜料画。效果非常。屡试不爽。

习惯成了自然,不觉乖僻。无关时尚。就是讨厌浪费到极点。

塑料化纤之类,一触即不安。唯棉布、原木,不令我过敏。

用签字笔圆珠笔便心生恼怒。

我用钢笔、墨水,十分酣畅。钢的骨,木的骨,大助腕力,笔力遒劲,入纸三分。

我不寂寞。张爱玲写东西也在各种纸片上。不妨字字珠玑。

今日见友石头说,试茶的大量茶汤,都是农夫山泉、古树茶泡出来的,舍不得倒掉。便用茶汤煮了打包回来的米饭,加姜豉姜末盐,熬成了茶粥。

大悦! 遥作一辑。



断 生

指 尖

多年前,县城菜市场出现菜花,不但没吃过,也没见过。买回来食用,竟然有一种视死如归的豪迈。自己摸索着用油爆炒,或加肉片翻炒,吃过几次,总结以青椒西红柿相配味道尚可,但每次总觉欠火候,入口半生不熟。直到山东老家来人,大嫂听说我是将菜花直接爆炒,笑笑说,菜花炒之前,是要断生的。第一次听说这个词,虽然断生的方法常用到,比如过油肉,要将肉用淀粉、蛋清裹匀,下油锅扒拉至变色,出锅待用。原来这些前奏,就叫断生。

生,是个有意思的字,既有开始、造出的意思,还有分离的意思。断生,似乎是一个必要的认知过程,只有经历过这样一种状态,菜品的色香味才可达到一个理想状态。断生之中,暗藏某种决绝之意,好像从此生命之间,更换了主题,明明是孤傲到不忍低头的,却偏偏经过断这个过程,变得圆润随和,有几分遁入俗世的意思。

一个婴儿,如果开始怕生人,怕一些从未见过的玩具、未听过的声音,大人们会无比惊喜地说,开始认生了。这时候,婴儿无论如何都不会对任何一双伸出的手、任何一张绽开的笑容、任何一种诱人的食物打动,他用稚嫩的、怀疑的眼光打量面前的一切,并以明确的意识拒绝和抵抗着潮水般涌来的陌生。认

生,是婴儿成长的一个标志。

生命其实就是在不断制造“生”、不断排除“生”的过程中慢慢成熟起来的。大部分人在年轻时都幻想要勇闯江湖,此生为杰。但当真正有机会靠近江湖,才发觉,面前云雾苍苍,山水凶险,人心叵测,远不是想象中那般亲切易处。而与江湖人的交往,也成为最大的一个难题。因为所处环境不同,他们在你面前,自带某种优越。你常会感觉到一种被睥睨的蔑视,或许没有? 不确定。但后来,你会臆想这种抗拒和推开的目光,并死死地用陌生锻造的铜墙铁壁包裹着自己,造就孤傲、冷漠而不可靠近的自我。你跟他们,并没有一锅热水或热油那样的温度来断生,自始至终,你们都是彼此的路人。

其实这样外在的包装,不过表象,受伤的,流血的,哭泣或暗自呐喊的,才是真正的你。当然,我们跟有些陌生人,最终也被命运青睐,通过某种极其合适的温度断生之后,成为彼此重要的人。但更多的人,在与我们共度某段快乐的时光后,分别,转身,各自走上各自的路途,南辕北辙,再次成为彼此的陌生人。这样的结果,人生初次,或许是痛苦的,难以忍受的。比如失恋,比如翻脸,比如失联。但生命是奇怪的组成,它并不会因为你失去某段情谊,失去一个可信的朋友而终

结,它依旧会延续,并用无数细小的改弦易辙,来成全那个最终内心庞大而身躯瘦弱的人。老来,渐渐敛去了羞涩和忐忑,变得从容快乐很多。断过无数生,身体之中会有某种抗体,你很少悸动也不再对某事热血沸腾,你平淡地面对荣辱,静静地喝下一杯茶。就像面前一盘刚出锅的醋溜白菜,看起来平庸寻常,吃起来也平庸寻常。

在村巷,常遇死死把守着大门的忠犬,它们目光锐利凶狠,龇牙咧嘴地低吼。如果你有试图靠近的举动,或者你喊出它家主人的名字,它更是狂吠不停。多年前,二嫂从外地抱回小犬莫莫,在家里的第一夜,基本是在呜咽中度过的。一只刚出生十几天的犬,对尘世还有太多的陌生,离开了犬妈,命如漂萍,从此开始了与陌生交锋的漫长时光。当它睡着,它的身体会抽搐,或许它一直用靠近母亲身体的那点残留的热气,挣扎着活下去? 大约三四天后,它才慢慢地接受了现实,并试探着靠近人,渐渐走上与现主人的断生之路。

人与人、与动物、与植物、与山河都有断生的缘分,会融合,也会相错,成为时间和空间中温暖、热爱、惦念,腐朽、隔膜、消失和遗忘本身,我们携带着这些生离和死别,接纳着不断出现的陌生事物和事件,度过短暂而克制的一生。

远走他乡的美丽

卫刘芳



中赚取糊口钱。明天是,后天是,老死之前都是。

我告诉女司机:你所看到的我们,只是偶尔,是释放出的一种不真实的美丽。其实平日里,你我一样。

她没有再出声,一直到终点。我不知道是否打碎了她对我们这种幻象的憧憬。但我知道,我必须传递给她一种信息:即便再厚重的压抑和疲倦,都可以撕裂一个口子,探出头去喘口气。这个机会,我有,你也有。

还有同事,看外表很老套的一个男生。有次一起出差,那天是一场劈天盖地的大雨,他提议,我们散步去。

我很惊诧。这种天气,又在异乡,这个提议真够浪漫的。后来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看了旧城区。等红灯的时候,我们评点着有地域特色长相女生的裙子。一起去了一个普通的公园,待看到不断有提菜出入的大爷大妈,才诧异地发现原来这是个居民区。

雨很大,伞不断翻卷上去。我们笑得满肚子凉气,互相帮助着收拾伞面。我们还迷了路,一人吃了一个葱花饼,唔,并不如咱家乡的春饼好。他说,此生也许不能再。但我想,不虚此行是真的。我的感慨不仅在景,也在于他那刻的美好,一个男人的童真和小情怀。

回去后,我们彼此看了一眼,各自恢复面具——灰暗的装扮、一本正经的脸。但我们一直怀念那种远走他乡的美丽。别人的,自己的。